

一九三一，九，一六。

新文藝粹選

蔣光慈編

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

新文藝粹選

一一二〇〇〇

實價六角

不 准 翻 印

編 者

蔣 光 慈

發 行 者

南 強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

上 海

南 強 書 局

分 發 行 所 北 平

金 陵 武 昌
廣 州 重 慶

南 強 書 局

目次

屎坑老鼠·····	一
歡迎·····	一七
離開我的爸爸·····	三九
帝國的榮光·····	五三
長蛇·····	一〇五
某月某日那一天·····	一一七
一月十三·····	一三九
兩種不同的人類·····	一七九
潭子灣的故事·····	二〇三

有什麼話好對人家說·····	二三一
黃鶯與秋蟬的傳說·····	二四七

屎坑老鼠

甘茶

自從那一天起，阿滿見了他再不叫易同志了。「屎坑老鼠！」，「屎坑老鼠！」成了他的代名詞。他只是微微地笑着向阿滿點一點頭。阿滿是市郊農民協會前一屆委員長林保的第二兒子。林保因為反對民團局抽田畝捐，被該局的團總彭老虎派遣幾個團丁將他亂槍轟斃的。還是去年的事情了。那時農會還正在萌芽，入會的人數並不多，林保就是最先的創辦者。農民開會沒有到一個月，開宗明義頭一樁事情就是反對民團局苛抽。第一區的農友年中受竊賊的累真不淺；禾熟的時候偷禾，楊桃熟的時候偷楊桃，每每在晚上三五成羣的來偷，農友們雖然明明知道也不敢聲張。因為『賊呀！』兩字還未喊完，砰的

一下跟着絲絲的幾聲，一粒子彈會在你的耳旁擦過，有時候竟會打在你的大腿上也難說。否則，今晚給你喊走了，明晚却偷得更兇。你去告維持地方治安責任的民團局麼，恐怕你昨晚趁着朦朧月色依稀靈辨出來的面貌，有九成是今天拿着根長槍，蹲在民團局門口的著名烟鬼謝老四呵。算你有面子能够見到團總彭老虎，他亦只有哼兩聲，並且責罰你幾句，以後好好地當心的話而已。雖然辦團的時候章程上有規定：如有失竊由局查明六成賠償的話，然而實際上也和什麼黨的黨綱宣言一般，說來何嘗不好聽，印成書何嘗不好看，但却是永遠不兌現的支票呵。成立民團局五年了，從來沒有聽見賠償過一個大錢，失竊的事却差不多每天都有。失了物想責成民團局六成賠償既然比天雨金還難，但是每年六角錢一畝的民團費却千萬少不得，否則今晚洗脚上床，明朝便會頸上套了一條鐵索。「欠民團費」四個字已經够上一個

罪名了，何況又要抗，而且根本要取消。林保所以不免一死，在彭老虎看來，真是有可死之罪。不過這件事後來的結果和以前的成例有點不同。第一，他們有了農民協會替他辦事；第二，那時的政府比過去的和現在的都似乎兩樣，在小地方很能幫農民一點忙；第三又有省農民協會做他們的後援；所以彭老虎的廿四鄉團總的位置終於革掉，並且還累他坐了兩個多月監牢，由團局懸紅緝兇向農民道歉之外，更掏出三千兩銀子作林保的安家費，二千兩報効農會辦農村學校。易和是省農會的負責人，爲了這件事費了許多麻煩，事情妥了還帶阿滿到省農會辦的補習班聽了三個月講演。阿滿的年紀今年才十五歲，瘦小的身材，一雙銳利的眼睛，字雖然識不多，人倒十分聰明可愛。他見了易和總要靠近他的身旁叫一兩聲易同志。

但是自從那天起，阿滿便改口叫他爲「屎坑老鼠」了。

那天是市郊農會秘書李宜的母親出喪的日子，剛好是星期。送葬的農友約莫有百三四十人。一面犁頭旗在空際飄揚，音樂隊悠悠地奏着沉鬱的哀音，易和攜了阿滿的手跟隨隊伍一路前畢。扛棺材的走得慢，等到一行人到了山上，還在遠遠的後頭，連影子都看不見。

小蓬廠內擠滿了一羣，肅靜地等候棺材到來。跑了二十多里路，易和覺得有點累了，乃坐在墳穴旁邊的后土碑上休息。一刻鐘過了，仍然看不見棺材的影子。阿滿不耐久坐，轉身瞥見離墳丈把遠有一個小穴，便燃着了一股息香跳到小穴旁邊來燻，一邊燻一邊說：『易同志！你猜裏面藏着些什麼？』五分鐘又過去了，棺材的影子依然看不見。各人的沉默終於不能維持下去了。

『蘇權！你的老子呢？』委員長黃彪說時把眼睛四望像在那裏搜

逢廠內的眼睛突然活動起來。蘇權答道：『我拿着犁頭旗先行，那裏知道？』

自衛隊的隊長謝詢說：『蘇老漢先轉回去了，一定又是小腸氣作怪。老人家有了這種毛病是跑不得遠路的。』

於是大家似乎又沒有別的話說。這時却引動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子，他叫做吳泉，因為右頰上有一顆黑痣，因此人家都叫他做「大粒癰」。據說他以前曾讀了好幾年書，也有人說他曾經在外教過半年私塾，學生太少不能糊口才跑回來耕幾畝田的。他平常很好與人辯論，如果喝了兩盃黃湯，便一串天文，一串地理，九流三教說得個不住。在第一區農友中他可算得唯一的智識階級了。這時候，他右手指向靠後距離三四十丈遠的一座花崗石砌的山墳，面積比普通的有五六倍，墳前樹立着兩枝丈把高的石表，果然氣象巍峨。口裏說：『蘇權

你看，我前幾天對你說的那座有名的宰相墳，這就是。你儘管辯駁，現在你看見總心服了吧？你看地後枕摩星巔，左邊瘦狗是青龍，右邊鳳凰是白虎；門前一片禾田，明堂多麼空洞；遠望珠江十足一條玉帶攔腰，這樣的山地，怪不得後來發到當朝一品大臣呢。」

蘇權說：『我並沒有說那座墳形勢不好，不過，我總不相信死人的骨頭能够與子孫的前程有關係罷了。』

吳泉說：『有山地爲證，不由你不信呵。福人葬福地，難道你的和我的祖宗山墳會發麼？』

坐在吳泉對面的一位麻子插嘴說：『一定發，不是發達發財發丁便是發瘋了！』大家不約而同的哄然的一陣大笑。

蘇權說：『鬼都知道，福地是要福錢買的呵！我們鑲黃金腳趾甲的人物那裏來的錢？但是我總不信我們會永遠沒路。』

吳泉說：『哈哈！原來蘇老漢這個大春袋（註）的兒子將來想做
大總統呢，可惜你的時辰八字生得不對！』（註）春袋粵人指腎囊。

蘇權說：『大粒癭！你又來講命了麼？』

吳泉說：『古語有道：「時也運也命也，」不由得你不講。去年
我女人一病又賣了最後的一畝田，今年阿狗又死了，這豈不是命招？』

蘇權說：『聽說你從前教館不上五個學生也是命招了？大粒癭！』

吳泉和蘇權在爭論時，旁邊有一個很細聲的對另一個說：『阿權
說不上幾句便聲促氣浮，怕食不得三十歲壽桃呢！』

另一個細聲答道：『唔，他的「人中」也短，不是壽相。』

這句話大概給蘇權聽見了，他的眼睛轉向着和他靠近的一位黑矮
子說：『老四！命還沒有說完，你兩個又在談相麼？』

吳泉馬上回答：『相也是有的。我記得書上講過：印堂發黑，且

夕必有災殃；騰蛇八口，遲早終歸餓死；耳長乃高壽之徵，顴高爲得權之象……可惜一時記不清。倘若我顴上沒有那顆黑痣也不至如今攪到不得了。』

蘇權說：『盡信書不如無書呀，老懵懂！』

吳泉說：『我是老懵懂？你什麼都不信就算精明，唔唔！』

蘇權說：『真是愈老愈糊塗！照你那樣說，去年林保給彭老虎噉兇打死，也只能怪自己家山的方向不好，或者金裏犯人刑冲，或者眉毛太疎的緣故嗎？我們反對民團抽捐豈不是多事？辦農會來幹什麼，坐在家裏聽天由命好了。阿滿！照大粒壘的話，你的老子是該死的，怨不得人，』

阿滿正蹲在穴旁燻得入神，似乎不聽見蘇權在叫他。

這時候蓬廠裏顯然發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。參加的人數加多了。

辯論失了發言的次序，你一句我一句雜亂地說着，簡直分不出誰和誰的言語，只聽見龐然的一片人聲。

『算了吧！這樣的爭論永遠沒有結果的！今天剛好易同志在這裏，我們來聽他的評判，他說有便有，相信他也如別的事情一樣。易同志，竟究說那一方面有理？』黃彪的聲浪蓋過了一切，大家頓時沉默，同時把眼光轉向着易和。易和正坐在后土碑上右手支着頤很留心的聽他們的爭辯，此時見衆人都不說了只等他開口，他微微的笑了一下說：『雙方都有理由。』說完了又笑了一笑。大衆覺得有點莫明其妙，還催他繼續說下去。

『噢！老鼠！』只見阿滿把香一扔跳將起來。

『這小子白見鬼，山上那裏來的老鼠呢。』

『聽！穴裏面吱吱聲，不是老鼠是什麼？』

『不要吵，聽易同志說話。』黃彪半叱責式的向阿滿瞪眼。

易和說：『山上沒有老鼠也許是真的，然而老鼠却實在有好幾種，並且老鼠的生活也和我們人類差不多，有各種等級不同。』

阿滿覺得有趣，連忙跑到易和的腳下坐着，問道：『易同志，你說老鼠有幾多種？我只知道老鼠只是老鼠一種呢？』

易和說：『詳細我也不大清楚，據我所知，大約至少有四種：一種是酒樓老鼠，一種是穀倉老鼠，一種是溝渠老鼠，還有一種是屎坑老鼠。』

這時候大家都給這個老鼠問題吸住了，他們以爲爭論風水相命不及這樣有趣而且新鮮。

易和慢慢地繼續着說：『酒樓老鼠住的是高樓，食的是燕窩魚翅，雖然是爲人們吐棄剩下來的殘羹冷炙，但是以老鼠世界來論，已

經算得頭號資本家了，穀倉老鼠關在穀倉裏面，雖則眼界不廣，然而一倉一倉的穀食，十世也食不完，老是胖胖飽飽的，活像你們貴鄉位那謝百萬。溝渠老鼠呢，白天躲在溝渠裏面，晚上人家息了燈，才敢出來在廚房內逡巡覓食。倘若主人晚上忘了關菜櫥的門，那真是微天之幸，可以食得個痛快淋漓。但是這樣的機緣，究竟不多的，常常連一根鹹魚骨頭都找不到。屎坑老鼠情形更壞，他們在竹筍一般的長而且空的公共廁所的牆邊或尿桶林列的隙處，這個臭氣薰天的所在，就是他們飲食起居，生死於斯的家鄉。他們食的什麼？想大家一定明白，啊，啊，滿，你知道不？對呀，屎坑老鼠只有屎是唯一的食糧。我不知道老鼠的心裏究竟喜不喜歡，可是看牠們消瘦的身子，被着那褪了光澤的長毛，想來也不見得十分開胃吧。而切坑夫的暴虐，比你們的團總彭老虎更到害十倍，見了面不講理由的兜頭就一下鐵耗，每年死在耙下的真不知有

多少老鼠冤魂。你們不要責備阿滿扯謊，以爲山上一定沒有老鼠。如果知道老鼠世界裏也有貧富不同的階級，安知那些溝渠老鼠屎坑老鼠在人們中間活不下去因而跑上山來。

『老鼠的生活既有等級，但是牠們身後却十分平等。你們上城賣菜的時候留心看看，每條街道都有的，電燈柱旁邊釘着一隻綠色的，十個有九個沒有蓋的，馬口鐵做的圓的箱子，這是衛生局特爲市民設備防疫的鼠箱。這些鼠箱與其說是防疫，毋寧說是生疫還切當些。你們知道，這種事業也煞費當局的苦心，每戶市民一月要納三兩角錢不等的衛生費才得到如此成績呢。白天人多走路的時候，便常常看見穿了衛生局號衣的小工，用一柄鋤頭挑着一担二尺來長的馬口鐵桶，桶邊插着一把鐵鉗慢慢地向人叢中穿插。他經過有鼠箱的電桿旁邊的時候，拿道鉗把箱內積存了兩三天的老鼠一隻一隻的鉗起來放在桶裏面

又向前頭的第二個箱跑去。大概他肩膀上覺得有點重量了，便挑出小北門外稍爲偏僻點的地方，掘一個約模二尺左右深的坑，便一古腦把兩桶老鼠倒了進去，上面蓋了些泥土便算消差。這一個深坑便是老鼠們公共的墳場。自然，這裏有的是酒樓老鼠，穀倉老鼠溝渠老鼠和屎坑老鼠，各種各式都有。牠們彼此重疊縱橫的堆在一起。黃彪同志！你們剛才說什麼風水的話，試問這座鼠墳的風水怎麼樣？」

大家還沒有回答。易和又繼着說；

『講到老鼠的嘴臉真是千隻一律，酒樓老鼠和屎坑老鼠還不是一副嘴臉麼？然而食燕窩魚翅和專門吃屎就很有點兩樣味道了，阿滿，是不是？』

阿滿嚷道；『蘇權！易同志問你是不是是一樣味道呢？趕快說呀！易和把手止住阿滿不要他嚷，繼續的說下去；『至於命運一層，